

在我6岁以前,家乡的天空很简单:作为舞台幕布的蓝天,迎接着阳光、云朵、雨水这些老演员轮番上阵,以及偶尔这几颗心血来潮、联手谱出的晚霞或者彩虹。台风和暴风雨则是难得的重磅嘉宾,总是冒冒失失地突然出现,拉扯着闪电和雷鸣做伴舞,铺天盖地地蹦跶一天,便又突然干脆利落地离场,留一席被清洗得干干净净、明晃晃的天。

直到6岁那年,家乡的天空突然多了个新角色。我还记得那一天,醒来的时候看到阿太(我外婆的母亲)正在院子里抬头直直看着天,我问阿太在看什么。阿太说,天上多了一枚银色看上去很敦实的针,那针还拉扯着一条白色的云做的线,正在天上飞着,不知道是要去编织什么。我抬头看到了阿太口中的“敦实的针”,风还送来了一阵又一阵嘶吼的声音,呼啸呼啸,像巨兽的呼吸。父亲也出来了,他说,那就是飞机。他说咱们这北边建了机场,从南往北飞的,是要到咱们这的,从北往南飞的,是要离开咱们这的。我阿太说,飞机我知道,我那个下南洋的二儿子,上次电报里说过,说家乡要通飞机了,以后他就可以经常回来看我。

自那之后,我阿太不再像此前,逮着机会就去海边的港口发呆,等着看是否有南洋的船靠岸。而是拉了把藤椅,坐在天井,眯着眼,看一架又一架从她的天空上划过的飞机。每天全家人吃晚饭时,阿太还会报数,认真地说,我今天数了,12架飞机带着人来咱们这,有12架带着人要离开。她说,真好,离开的人会回来,回来的人有能力离开。

我说,这有什么好的。我那出生在清朝末年、当时80多岁的阿太说,你不知道的,在以前,离开不容易,回来也不容易。

其实不仅是我阿太在数,有段时间,东石镇男女老少都喜欢数飞机。每次隐隐听到轰轰轰的声音,大家都不约而同停下来,漫天搜寻那飞机的踪影。以前喜欢看的能变化各种形状的白云,使出浑身解数再怎么变化,都是碍事的存在。大家不在乎今天又要变出什么形状,而是在乎,到底哪朵云,把那架可以带着人来、带着人走的飞机藏起来了。

我想,或许是总有那么多年轻的人希望离开,总有那么多已经老的人在等待着人回来。

应该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天放学回来,阿太喜滋滋地宣告,刚刚邮电局的人告诉她,她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二舅公,即将在一周后回来。阿太说,她请邮电局的人发电报去问问,搭的是哪一天几点的航班。邮电局的人很纳闷,你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怎么还想知道航班,我阿太说,我知道时间才好在天井里等飞机。

终于二舅公要回来的那一天了,阿太天一亮就拉了把椅子坐在天井里等着数飞机。二舅

在故乡的天空数飞机

蔡崇达

公的飞机是上午10点左右降落的,九点三十四分的时候,阿太叫嚷着让我们赶紧来天井,她说,你二舅公的飞机要来了。她耳朵不太好,紧张地问,听到声音了吗?我们说,听到了。她确定了一下,南边是那边吗?我们说是的。她屏气凝神望着南边的天空,慢慢地,飞机的影子在云朵里影影绰绰,直至逐渐清晰。阿太激动地对天空喊,老二啊,你阿娘在这了。我笑活阿太,说,二舅公听不见的。阿太想了想觉得有道理,赶紧对着天空不断挥手。我笑着说,阿太,二舅公看不见。“谁说的,我们看得见他的飞机,他就看得见我们。”阿太说。

一个多小时后,二舅公来到东石了。从飞机场到东石当时就要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看来他一下飞机就着急找阿太。阿太看到二舅公当然也高兴,但她一见面不问其他,劈头就问:你刚刚在飞机上看到了我吗?二舅公愣住了,没明白阿太问的是是什么。我赶紧解释了一下,二舅公才明白过来,说,阿娘,我哪能看得见。谁说的,那是你看得不够认真。要回去的时候,记得还是要坐靠窗的位置,拼命找找,看能不能看到阿娘我。

其实那次回来,二舅公是想接阿太去南洋。阿太拒绝了,阿太说,我们老人,根都是连着土的,而所有的孩子,都是要飞到天上的。我飞不了,去到哪儿你们要去的天上,你们也千万别回我待着的地方。

我守着这个你在天上可以看到的地方,就很好。阿太说。

二舅公要离开的那天,我阿太不愿意去机场送他,她兴致勃勃地交代二舅公,以后无论坐飞机来或者去,只要经过东石,一定要拼命找一下她的位置。阿太还布置了任务,你回南洋后,一定发电报告诉我,这次回去的飞机上,看到我了吗?我二舅公不知道为什么,一听阿太这么说,老大的人却哇哇地哭。阿太赶紧劝自己的孩子:不哭不哭,找不到就不找,没关系的,反正我肯定在这的。

事实上,那是二舅公最后一次回东石。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其实那趟回来是因为查出了肺癌晚期,二舅公想用人生最后的时光陪陪他的母亲。后来阿太和我说过,我二舅公到了南洋真给她发了电报,电报里说,他真的看到了阿太。他还说,他甚至看到了阿太在大声呼唤着他的名

字。我阿太就此很笃定:飞在天上的人,是可以看到留在地上的人的。

自从家乡的天空拥有了不断飞过的飞机之后,我阿太就经常看着我,以后我们家黑狗达也要搭飞机去很大的地方工作。小镇的少年,谁不懂憬外面的世界,我当然也是这么希望的。但我还是会担心地问:那阿太你怎么办,你到时候会和我一起去看外面吗?阿太说,不去了,我是咱们这土里的,去不了天上。我就在这里等你,你也记得,每次飞过家乡的时候,低头找找我。

高二的时候,我父亲中风偏瘫了。就此,我家天井里,经常看得到我阿太陪着我父亲在晒太阳,顺便数飞机。阿太边数边说,你得赶紧好起来,往后你好起来了,还要跟着黑狗达坐飞机去到大城市,你还要到飞机上看看能不能找到我。

大学毕业之后,我如阿太和父亲母亲的愿望,找到了在大城市的工作。阿太依然选择在家里的天井里,等着看即将载着我飞向远方的飞机,而偏瘫的父亲,坚持要母亲扶着他,一拐一拐送我到机场。父亲一路没说多少话,只是等到我在飞机上看到了我吗?我突然说:你能不能每天给我发发信息,说你在哪?以后我看不到你了,但我想知道你在哪。父亲还说:你每次要搭飞机去哪和我说说。我问,是阿太交代的吗?父亲说是啊,然后说,我也想知道,我也会在天井等着看着载着你的飞机。看到父亲眼眶红红的,我却还是说:但是,并不是所有航线都要经过家乡的。

我先是去了广州,后来去了北京,那几年,我的工作 is 深度报道记者,哪里有新闻事件,我就飞往哪里。有几次,飞机的航线要路过家乡的上空,我会记起阿太的话,尽力预约到靠窗的位置,在即将路过家乡时候,趴在舷窗上不断寻找,寻找家人住的那个地方,寻找家人住的房子。好几次,我找到了家乡的海岸线,找到了家乡的江,找到了那条回家的主干道,找到我们居住的那一片密密麻麻的房子,但我从来没能找到我家的天井,没能看到我阿太和我父亲。

有一天我母亲特意打电话给我,说是阿太让打的。阿太一定要母亲和我交代,以后在飞机上,不只要找家里,还要找阿太在郭岑村的老房子。母亲说,90多岁的阿太偷偷爬上屋顶想修补,掉了下来,摔断了腿。现在的她再无法到其

他子孙家做客,只能安分地窝在老房子里。母亲还交代,过年回来的时候,阿太肯定要问你是否在飞机上看到她在打招呼,你可一定要说看得得到。“你知道吗,每次飞机经过,你阿太和你父亲就总要赶紧抬头。”母亲说。

我说,你不用担心,我确实看到了。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母亲愣了一下,问,所以飞机上真能看到家里啊?母亲最后说,如果这样,你还是把一些航班时间发给你父亲吧,他抬头看着天空,经常喃喃自语,不知道哪架飞机载着我家的黑狗达。

在我出外工作的第三年,我父亲离开了,再一年,我阿太也告别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这些年,他们究竟多少次为我抬头数飞机,又多少次真的看到过搭载着我的飞机划过他们的天空。我辞职在家乡住了半年多,那半年,经常坐在老家的天井里,坐在阿太和父亲抬头看飞机的地方,抬头看着天,想着,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个故乡,有多少个人,努力让自己的孩子飞出去,飞到自己够不着的天上,再又孤独地守在那个孩子回不来的故乡,抬头找着自己孩子那其实永远看不到的身影。

因为媒体工作的原因,在阿太和父亲离开之后,我还是每周搭乘着飞机,在无数人的故乡上方飞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再也不愿意预定临窗的位置,不敢低头往下看,因为我知道,我的航线下方,再也没有阿太和父亲的等待。那段时间,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我开始明白,安放我们内心的地方,便是家乡;开始明白,如果我们生命的航线找不到安放的坐标,那人生便不是一场飞行,而是一次不知道前路的漂泊——没有来处的人终究是找不到去处的。

2013年我开始试图重新找回故乡,找到故乡里的他们,我因此向文学和记忆求助。转身往记忆深处走去的时候,仿佛又一次趴在正在飞过故乡天空的那架飞机舷窗上,而这次,我看到他们了,我把他们定格在文字里,这便是《皮囊》和《命运》。

2014年我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当我怀抱着她的时候,我想,我一定要陪她找到她的可能、她的天空,我还想,我一定要成为她永远可以随时回来的地方。然后我知道了,我其实想成为她的家和家乡,那个可以托举着她起飞,又可以在她自己人生的航线上,随时俯瞰并且找到的地方——就正如我阿太和我父亲一样。

也是那一刻我终于知道,正因为阿太和父亲一直在努力成为我的家乡,我才能成为永远有家可回的人。这次,该轮到我为我孩子的家乡了。

愿所有在远方的人,在人生的航线上,一回头就看得家乡和家人;愿所有在故乡数飞机的人,一抬头,便可以看到,自己的天空上,那架载着他想念着的人的飞机,正飞向远方,也正飞回家乡。

隆冬的中午,我又来到小镇街头。把车停在空地上,走进牛肉汤店。老板娘正在锅灶前忙碌。朝后厨一瞥,3位师傅正一边调肉馅,一边拉家常。上前打听,得知店主非本镇人,而是来自甘肃武威,举家迁居山东已10多年,店里生意一直不错。

点了一份金丝牛肉饼、一碗牛肉丸子干丝汤。老板娘切了半份牛肚,说是刚卤好的,让尝尝。我急忙摆手,说有痛风,大夫叮嘱忌食动物内脏。她听了,问痛风得了多久。我说有十几年了,除不了根,只能控制,饮食上要注意忌口。说话间,老板娘推荐镇上一位推拿师,说效果很好,是中医世家出身,价格也亲民。她的老寒腿和颈椎病一年来都被推拿师治好了。我将信将疑。

从牛肉汤店出来,按老板娘给的地址导航,在另一条街巷找到推拿店。掀开厚厚的毡布门帘,一股暖气扑面,夹杂着诊所特有的药水气味。想起老板娘的介绍,推拿师是小镇上有名的古怪人物:待人不太热情,也疏于与顾客闲聊;不主动揽客,也不加微信;基本不为外镇人服务。想到这里,心里不免有些惴惴,却又按不住好奇,偏要体验一番。

推拿师姓毕,是个中年女子,见我进门,面无表情地扫了一眼,仍忙手头的活。我说明来意,她微微皱眉,略作思索,说诊所原则上不对外,但既然有乡亲引荐,也不驳面子。说完示意我俯卧在推拿床上,并让关掉手机,以保证效果。起初,我仍想“套套近乎”,便问她是否知道镇上某个人。推拿师“嗯”了一声。我问:“您认识他吗?”推拿师又“嗯”一声,再无下文。后来才知,这是推拿师刻意而为——与顾客维系纯粹到底的关系。

我躺在床上,脸埋进凹槽。“哎哟!”——

转瞬又是新的一年。此时静坐窗前,尽享冬日阳光。从工作岗位退休近20年,一道门槛已横在面前——即将步入耄耋之年。以往经历过的事情、读过的书,经年之后时时蒙太奇般在眼前出现。举家由哈尔滨迁往营口,上世纪60年代末“上山下乡”,返城后短期从事教育、新闻工作,多数时间在党政机关从业,都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迹。

同样一件往事、一段经历,在不同的年龄段回忆起来,心情和感受是大不相同的。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二十几岁的我在成长道路上几次遭受不公待遇,并因此改变了一生的轨迹。尽管这些问题随改革开放后诸多政策落实已烟消云散,然而也曾较长时间积郁在心头。年事渐长,特别是从工作岗位退休以后,才逐渐感到,好的或不好的都是人生,欢喜或不欢喜都是岁月所赐。坎坷和磨难,只会让我们的脚步更沉稳,内心更强大。

周蓬桦

小镇推拿师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王本道

虽然年龄进入了“老年”,但生命并没有止息。“老”也是一个新的生命阶段的开始。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一个人如果对于个人以外的事物有浓厚的兴趣并从事适当的活动,那么他的晚年就可能过得很好。”进入老年之后,若能尝试着对生活中过去无暇顾及的事情产生兴趣,就会感到生命的活力在周身涌动,以至忘掉自己的年龄。所以,老,只是无法抵挡的年轮而已。

当然,要老得优雅、怡然,绝不单单是深居简出,靠着怀旧过日子,还应有一个新开始。如此,既可留待将来作回忆,更可享受丰富多彩的生活。

细想起来,人的一生也如自然界四季轮回,时而风调雨顺,时而雨雪风霜。当我们跌撞着走过,就会感悟到看似平淡的日子里,时时酿造着动人的诗行。年近耄耋的我,愿与年轻或年老的朋友一道,瞻念过往,珍重未来,把每一段时光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爱的主角

吴颖丽

云朵们只管交出自己的洁白，
向江河逶迤的大地抒情。
羔羊们只管用虔诚的跪乳，
向自己的母亲致敬。

而那些快乐的蘑菇，
总能牵到伙伴们的手，
向雷雨雨作出繁盛的回应。

在呼伦贝尔草原，
爱的主角不是你，
也不是我。

草原上的爱，
属于那些你永远无法悉知的事物。
那些你常常一笑而过的，
微小的事物。

吴颖丽

光线从房檐的墙缝中透进屋里。我扯开捂在脸上的被角,抬眼望去,窗外已经大亮了。

房那头传来父亲的咳嗽声。父亲起床了。我在心里盼着,希望他赶紧把小屋里炉膛的火点着。这样,我们起床后好跑过去烤火。

“院子里下了一尺多深的雪。”父亲打开堂屋的大门,瞅着院子里的雪喊道。

昨晚临睡时,母亲来到我们跟前念了一句:“明天腊八了,早点儿起,帮忙干点儿活。”

母亲是让我们兄妹几个去后山的地窖里拿些豆子回来,说是过腊八节,煮碗豆粥饭吃。

小屋炉膛的柴火,父亲已烧了半天,我们躺在床上能听到火苗的响声。父亲见我们在屋里没有动静,扯着嗓子催我们快快起床。

穿好衣服,我们往小屋跑去。院子里已是很深的雪,天上还在不停地飘着雪花。路过院子时,一片雪掉进脖子里,身体不由得哆嗦了两下。雪盖着脑袋罩着房檐周围,那雪真的好大,应是半夜下的,屋顶、门槛前积了厚厚的一层。

母亲在清洗藏在厨房门后那个多半年不用的土罐子,说是前天父亲上街弄了一块骨头,今儿拿出来炖了。我望出窗外,心想,这是在给我们过腊八节啊,又有好吃的了。

湾里家家户户都起床了。一些男人在自家的门口清扫地面上的积雪,害怕冻久了路滑,容易摔跟头。

我和弟弟拿着扫帚和铁锹先从门前的雪中清开了一条道,然后再把地上的雪朝屋角的方向堆去。那边,风从树上刮来,雪吱吱嘎嘎地掉下,一些斑斑点点的雪飘落脸上,有种冰冷的感觉。

照着母亲的吩咐,我拿起篓子和绳子,带着弟



《中国画《腊梅》,作者于希宁,中国美术馆藏。

弟往后山的地窖走去。妹妹跟在身后,不停地叫唤,让我们等等她。

雪深,找不到原先去的小路。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山坡走着。有时踩在雪下面的草丛里,不小心滑倒,四仰八叉地躺在雪窝里。妹妹见了,在后面乐个不停。

到了地窖,把草堆上的积雪清掉后,打开窖口,等了好一会儿,才用绳子把弟弟放了下去。边放下绳子边叫喊弟弟,问他头晕胸闷不,直到他在窖洞里安全地站下,才解开手中的绳子。

父亲常告诉我们,说窖深,里面一时没有氧气,得打开窖口多等一会儿,人才能下去。他说,

腊月初八那场雪

王军

遇到头蒙,就赶快用绳子把人拉上来,在地上躺会儿就没事了。

地窖里的豆子有两三个品种,黄的、红的,还有一种紫色个儿大的。母亲让我们每样都拿点儿,再拿点红薯。

豆子和红薯都装在篓子里,我用绳子将篓子从窖洞里拉上来后,再使劲儿扯着弟弟爬出窖口。

那天,我拎着篓子在雪地里高兴地往回走着。下坡路滑,不小心一下子摔进雪窝里,篓子里的红薯翻滚一丈多远,豆子撒了一地。弟弟见了吓得一跳。妹妹跑了过来,伸着小手去捡远处的红薯。我急忙把手插进雪地里,将散落的豆子捧进篓子。弟弟蹲在雪窝里,一颗一颗地往回拾,我生怕丢掉

南宋辛弃疾词曰:“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在文人笔下常常人生苦短。人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喜只占了1/7。

好在人类有智慧,让“喜”居首位,就是要快乐地生活。怎么才能开心、快乐,不妨养成一两个良好的癖好。用梁启超的话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好的癖好和趣味,可以怡情养性、拓展胸襟。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直言:“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入耳。”形成可憎面目,多是心中有解不开的结。若是懂得换个思路,苦中也有乐,苦也可转为乐。喜上眉梢,其面目不只悦人,亦悦己。

人各有性格,癖好当然也五花八门。这些癖好,只要能让生活更充实,或怡情、或养性、或健体,都值得拥有。北宋书法家米芾爱石成癖,初到地方上任时,见衙署中有一块奇石,竟对石而拜。清代画家郑板桥好兰竹,“专画兰竹,五十年,不画他物”。据说,魏晋名士嵇康癖好锻铁,光着膀子挥锤,挥汗如雨却乐在其中——在劳动中锻炼身体,享受一下劳动的乐趣,确实很好。东晋的陶渊明则爱种田,“带月荷锄归”。不为五斗米折腰,却为多收一二斗而弯腰折背,面朝黄土背朝天,其实也不错。

我也有一癖,就是好读书。我爱读杂书、吃杂粮。捧起来即读,偶尔也写篇读后感。其实论好读书,要向魏晋的杜预学习。《晋书·杜预传》载,武帝曾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一部《左传》杜预读得透彻,还写了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作为“读后感”可谓厚重,算真正的读有所成。

当领导干部,可不可以有癖好?回答是肯定的。公务操劳,劳心劳力。如果有闲得空,不妨侍花弄草、写诗画画,以癖好休闲,以休闲养精神。身心得到放松了,工作起来劲头或许会更足。唐代白居易爱写诗,一生创作近3000首诗。许多诗章写民生疾苦,如《卖炭翁》《观刈麦》《杜陵叟》等。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他的接地气、有情怀、有担当。《旧唐书》评价其“在杭州、苏州,皆有惠政,民到于今思之”。

不过,领导干部毕竟以公务为主,以工作为要,如果把癖好当成正业做,把公务当成副业干,甚至借着癖好搞点交易,不仅怡不了情,反会害己害人。看到一则消息。中国人保原副总裁于泽舜好养信鸽,最多时养了400多羽。日常时,常站在楼顶观察鸽子飞行,察看并认真记录翅膀振动频率、盘旋高度——若哪只鸽子飞得吃力了,则单独调整训练计划。有一只鸽子曾得过全国赛的“综合季军”,另一只鸽子竟拍出200万元天价。可悲的是,“雅好”沦为利益输送的管道,清雅的鸽子翅膀下,藏着权钱交易的黑影。去年底,于泽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癖好有益于人,人也应有益于社会。倘若癖好使人变得无益于社会、有愧于天地伦理,那么癖好也便成了“癖坏”。这种癖好,万万要不得!

金台随感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周舒艺

一颗,连忙叫住他,让连雪一块儿捧上。妹妹睁大眼睛望着我:“那样不是让妈妈知道了吗?”

“没事,回去放进盆里把雪用水化掉,豆子就都露出来了。”我头也不抬地说着,继续在那片雪地里抓着雪,寻找散落的豆子。

回到家,刚进大门,母亲望着我们身上的雪,并没太在意,只是让我们赶快把身上的雪打掉,进屋去炉膛旁把手烤一烤,暖和一下身子。

我径直去了厨房,放下篓子,把红薯拿出来,又挑了一个大菜盆,连雪和豆子倒了进去,然后边添水边用手搅拌着。母亲大老远地冲我喊着:“多洗几遍。”

见雪全都融化,用漏勺把豆子捞出来,放到另一个菜盆里。大菜盆里的水黑绿黑绿的,一些烂叶草木在水上漂着,盆底竟还有一层泥沙。

把水端出厨房,走到院子里准备倒掉时,正巧母亲路过。她看了一眼盆里脏兮兮的水,还有那些烂草枝,似乎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嘴里什么也没说,只是让我快点儿把豆子洗净,好放进炉膛旁的罐子里。

炉膛旁的罐子正冒着热气,那骨头的香味从熏黑的屋顶已飘到院子中的房檐上。雪水不停地从瓦片旁滴下来,我想伸手去接着,润润喉咙。

是年腊月初八,我端起母亲熬煮的骨头粥,还有沉在碗底的豆子……

大地